

奧巴馬對恐怖主義的反應太慢嗎？

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民眾和政治家都不滿奧巴馬

本年二月有線電視新聞網（CNN）民調顯示，有 57% 受訪者對奧巴馬整體的外事政策表示不滿，54% 不贊成奧巴馬處理恐怖主義的手法。

這並不是新鮮的事情，在過去幾年，奧巴馬在外事政策上的支持率一直不高。而左中右的政治家在這個問題上不時批評奧巴馬。例如，去年共和黨參議員麥凱恩說，奧巴馬的整個國家安全團隊應該辭職，因為他們容讓恐怖組織伊斯蘭國在伊拉克崛起。與此同時，茶黨參議員特德·克魯茲（Ted Cruz）表示，他想入主白宮，因為他不滿奧巴馬在面對對伊斯蘭國問題上缺乏緊迫感。有趣的是，美國前總統卡特是一位和平主義者，但他也批評奧巴馬處理伊斯蘭國的方式太軟弱。

到底奧巴馬的遲緩回應是一個弱點，抑或是他深思熟慮呢？奧巴馬與前任總統小布殊的處事風格真是有天淵之別，我讀了奧巴馬幾日前在「打擊暴力極端主義峰會」上發表的閉幕詞，他講話的智慧遠勝於小布殊在九一一事件後的演說，在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日小布殊向全世界宣稱：「要么你和我們站在同一陣線，或者你跟恐怖分子在一起。」不消說，布殊的強硬講話只會分化世界，惹人反感。相反，奧巴馬的講話是團結世界，他強調，反恐戰爭絕對不是針對伊斯蘭教的戰爭，也不是文明衝突的結果；他也承認，西方需要解決穆斯林對許多事情的不滿情緒，如歷史遺留下來的傷痕。

西塔尼亞號事件是「九一一」性質的攻擊

許多總統學者和歷史學家都同意，威爾遜有資格躋身於前十位最偉大的美國總統之列，而一項在一九九六年的調查顯示，小羅斯福被評為三個最偉大的美國總統之一，他與華盛頓和林肯齊名。他們有兩個共同的特點，首先，他們都是戰爭期間的總統，分別帶領美國渡過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；其次，二者對國家安全的威脅都是反應很慢。相信很多讀者都熟悉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，在下面我只會作出一個非常簡要的回顧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於一九一四年，美國總統威爾遜表示美國保持中立。一九一五年德國宣布「超限戰」（unrestricted warfare）政策，說所有進入英國戰區的船舶，無論是否來自中立國家，德軍都會攻擊。這種格殺勿論的做法，跟現代恐怖主義沒有多大分別。果然，一艘美國商船運送糧食到英國時被德國巡洋艦擊沉，但是，威爾遜並沒有向德國打擊報復。同年五月於愛爾蘭海岸附近，德國潛艇在無預警之下擊沉了英國客輪路西塔尼亞號

(Lusitania)，奪去了一千一百九十八名乘客的性命，其中包括一百二十八名美國人，這是「九一一」性質的攻擊，但威爾遜仍然沒有向德國宣戰。一九一七年，德國潛艇再一次擊沉了一艘美船，而且美國發現德國試圖與墨西哥結盟，最後，威爾遜決定參加戰爭。

珍珠港事變令美國人醒覺

一九三一年日本發動瀋陽事變，佔領了中國東北，英、法等國反應冷淡，美國稍為積極，國務卿史汀生宣布不承認日本的傀儡政權滿洲國，史稱「史汀生不承認主義」，但美國再沒有進一步行動。一九三五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亞，美國國會通過了中立法案，隨後羅斯福總統援引中立法案，禁止銷售武器和貸款予意大利和埃塞俄比亞，不用說，這種中立只是對意大利有利。一九三九年納粹德國入侵波蘭，二戰在歐洲爆發，再一次羅斯福總統援引中立法案，阻止所有武器輸出到交戰國。羅斯福的做法不難理解，當時在美國人之間孤立主義、和平主義的氣氛高漲，民選總統只能順著民意辦事。日本於一九四一年偷襲珍珠港，美國人才夢醒過來，終於決心加入二戰。

儘管威爾遜和羅斯福對國際威脅的反應緩慢，但正如前面提到，他們仍然被視為偉大的總統。畢竟，在他們的領導底下，美國打贏了兩次世界大戰。其實，他們的遲緩反應不但無損其歷史地位，反之，其崇高地位正是由於他們以不變應萬變，因為他們的慢拍子反應，敵人有時間繼續暴露自己的殘酷和不義，令美國及其盟友佔有了道德制高點。

思想實驗

今人回顧歷史，當然可以指出那時候有很多錯誤，倘若威爾遜選擇提前介入歐戰，德國早已被擊敗，這可能會挽救了許多人的生命。如果羅斯福對軸心國作出強硬反應，日本可能不敢在一九三七年全面侵華，德國甚至可能不敢貿然入侵波蘭。

然而，我的思想實驗卻有非常不同的結果。如果威爾遜選擇在一九一五年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戰，美國將被視為侵略者。批評者會說，美國使用歐洲的衝突為藉口，以擴大它在歐洲大陸的影響力。沒有美國的干擾，歐洲可以解決自己的糾紛，但是美國的干預使事情變得更糟。

這種猜測並非空穴來風，英國工黨領袖詹姆斯·麥克唐納（James MacDonald）說，美國的參戰破壞了正在進行的和談嘗試，當時在英國和法國，如果有人提出和談，這幾乎被視為叛國罪，因為英法都非常肯定，只要美國成為盟友之後，他們必定能擊敗德國，那麼誰想要和平呢？如果威爾遜在一九一七年之前派遣美軍到歐洲，人們會埋怨美國搞砸了一切，並延長了戰爭。況且，在一九一四年和一五年，美國的主流思想是孤立主義，也許選民會將「好戰」的威爾遜踢出白宮。

羅斯福呢？如果美國對日本、意大利、德國提早採取行動，批評家會指責美國是和歐洲一樣的帝國主義，美國拒絕德國和日本的「合理」訴求，是為了保護自己的殖民地和其盟友的海外利益，美國根本沒有道德理據介入二次大戰。

這種猜測並非毫無根據，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，戰勝國要求德國支付龐大的賠償金，經濟學家凱恩斯批評這要求是不切實際的，希特拉宣稱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反抗英法的壓迫。當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時，它宣稱其目的是解放亞洲，驅逐西方列強在亞洲的殖民勢力。二零一二年出產的美國電影【日皇裕仁】是講述一九四五年麥克阿瑟將軍佔領日本的歷史，在電影中一名日本官員對調查戰爭罪行的邦納·費勒斯（Bonner Fellers）將軍說：「我們並沒有從馬來人手上取得馬來亞和新加坡，我們只不過從英國人手上拿下它們；我們沒有從印尼人手上取下印尼，我們從荷蘭人手上得到印尼的；我們也沒有從菲律賓人手上拿走菲律賓，我們從美國人手上接收菲律賓，而美國則西班牙手上接過它。」在電影中費勒斯將軍不知道該怎麼反駁。他只是說自己並不需要上一堂日本人教的歷史課。如果美國一早將軸心國壓到動彈不得，人們可能會認為，美國參戰是抵制日本的反殖民運動和德國的反英法壓迫。但南京大屠殺和猶太人大屠殺為所有這些疑慮劃上句號。

奧巴馬讓恐怖份子顯示其真實面目

在二十一世紀初當伊斯蘭恐怖分子發動攻擊時，很多人認為這是對美國霸權主義、西方殖民主義、猶太錫安主義的反擊，他們是被壓迫的受害者，美國和西方國家需要反省。雖然以上觀點破綻百出，例如蓋達組織根本不代表巴勒斯坦人，但布殊一連串錯誤的言論和舉動，進一步強化了上述的說法。

現在伊斯蘭國已經將不少俘虜斬首，更活活燒死了約旦的空軍飛機師，最近還殺死了二十一位埃及的基督徒，伊斯蘭國的支持者又在法國、丹麥等地發起攻擊。上帝要它滅亡，必先使它瘋狂！如今，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會為恐怖分子建構任何藉口。最近在「打擊暴力極端主義峰會」上，約旦外交大臣納賽爾·朱達（Nasser Judeh）說：「如果任何人對這些極端分子的殘暴和野蠻還有任何疑問，那麼這些疑問已不復存在。」

歷史不會判斷領導者反應威脅的速度有多快，要點是，他能否揭露敵人的真面目，帶領人民在戰爭中建立道德制高點，從而贏得最後的勝利。

2015.2.21